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二十一回 利國驛巡撫被擄 抱犢峪名捕購線

且說林公從滕縣趕早站起行，經過臨城，直到利國驛，日已西沉，就在驛館中歇夜。該管周巡檢得報，親來謁見，並送酒食到館中。林公本擬退還，後來一想，倒不如問明價格，如數還他為是。當命李廷玉去辦理，周巡檢哪裡肯受。林公向他說道：「你小小的苦缺，供應不起，你且收了錢喝幾杯酒吧！」周巡檢受寵若驚，夢想不到得和巡撫大人如此好說話，就唯唯應命，末座相陪，四旗牌和車夫另有一桌飯菜，大家開懷暢飲。

林公在席面上，向周巡檢詢問利國驛的地土民情，周巡檢便舉大略回答。林公又問他什麼出身，周巡檢答稱，卑職本是廩生，遵河南水災捐例，報捐此缺，到差只有三個月。林公與廷玉略飲幾杯，就吃過了飯，自有人撤去殘肴。周巡檢叩辭退出，叮囑更夫，今夜須格外認真打更，全夜在驛館前後巡查，不得有誤！說罷回轉公館安歇。林公因趕路辛苦，飯後就脫去袍褂，登牀睡覺。那李廷玉素喜杯中之物，但是量又甚小，今晚喝了幾杯酒，微有醉意，故爾向牀上側身睡倒，一剎那就鼾聲如雷，深入睡鄉。四個旗牌和車夫都喝得有幾分醉意，頭著枕就酣然入夢。很大的驛館，只有個更夫，奉了巡檢命令，不敢懈怠，只在驛館前後往來巡更。時值六月上旬，天空並無月色，那更夫手執燈球，巡到驛館後牆，眼前只見一條黑影一瞥而逝，定神打量，順著去向望去，只見一個人兀立在草地上，明知蹊蹺，就啟口說道：「更深半夜，你立在黑地裡幹什麼？」

莫非想來偷盜。把你帶去見巡檢老爺，看你有好理會？」話聲未絕，迎面飛來一腿，正中前胸，更夫立腳不住，向後倒退了幾步，仰面一跤栽倒，噹啷啷更鑼落地。更夫知不是頭，狂喊起來。踢他的你道是誰，原來是管箬橫。當下管箬橫聽他叫喊，舉刀嚇禁聲張，解下更夫的腰帶，把他四馬攢蹄捆了結實，又割下衣角，塞在口中，提過一旁，自去干他的把風職務。

這時張保仔和李彪、周豹，早已越牆翻入驛館，向各房找尋林公。只見後進三間平房，東邊有燈光透照紗窗，保仔躡足走近窗前，聽得裡邊有鼻息之聲，便用指尖戳破紙窗張望，只見轉側安設二榻，都有人睡著；睡榻右邊，有一張條桌，桌上放著一頂紅頂花翎的偉帽，一了了然睡在正榻上的，必是林巡撫了。他就伸手入百寶囊中，摸出一隻小巧玲瓏的銅雞，拔去塞口，將雞嘴塞入窗洞中，原來雞腹中滿裝著雞鳴返魂香，一面將火繩抽出，迎風一晃，從銅雞尾後燃著，鼓氣一吹，他自己一手掩住鼻孔，一手執著銅雞，約摸隔了半刻功夫，只見房中香煙滿布，料定裡邊的人必被悶過，便拔出銅雞，塞在雞口，藏入百寶囊中，然後抽取背上雁翎刀，插入窗底，用力一撬，窗即敞開。保仔一聳身躍過窗檻，直躡到牀前，揭開帳門一望，只見睡著一個黃色臉膛、方面大耳、闊口烏須的大員，這不是林則徐還是誰？他到此時，正是心花怒放，這不甕中捉鱉一般，再不愁他插翅飛去。當下就插過鋼刀，用雙手將他抱起，林公仍舊不知不覺。原來被悶香熏醉了的人，必定要到金雞報曉時才會醒覺。保仔將他抱到窗口，李彪連忙背上肩頭，用抄包縛住，然後越窗而出，由周豹開路，啟後戶走出，管箬橫接著，一同奔回太陽廟。保仔即向管箬橫作別，由香伙將兩頭牲口帶去，保仔和周豹飛身上馬，吩咐李彪施展飛行術，把仇人馱到臨沂公館中；路上若有人盤問，推說是病人。說時，向百寶囊中摸出一團棉絮，塞在林公嘴裡，使他不能叫救。李彪就乘著半鈞月色，飛步前行；保仔、周豹跨馬斷後。李彪竭盡飛行功夫，一路插翅似的，直奔到臨沂，還只有辰牌時候。此時林公業已驚醒，只當是遇著匪類，又因兩手束縛，口塞絮團，欲喊不能，欲動不得，等到見那人將他馱進一座公館，估量上去，決不是匪窟，倒猜測不出個所以然來。心中兀自狐疑，李彪已奔到後園密室中，將他放下，把手足重行捆縛結實，放在土坑上，轉身關門而去，喚一個把總來看守。

再說驛館中，李廷玉一覺醒來，瞥見日光滿室，紗窗敞開，一骨碌跨下牀來，只道林公還沒有起身，走近牀前，揭帳諦視，人影全無，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！轉身奔到四旗牌臥室中，問道：「大人不在房中，你們瞧見他出去沒有？」旗牌呂仁答道：「大人沒有走出驛館。」廷玉踉蹌道：「昨晚必有盜匪到來，把大人劫去了，這還了得，咱們趕快分頭尋找，若然找不到，咱們的腦袋還能夠放在頸上麼？」大家正在鳥亂，周巡檢帶著更夫走來，也急得面如土色，向廷玉劈口說道：「大人在昨夜三更時分，被三個匪徒劫去了！這便怎生處？」廷玉連忙問道：「老哥從何處得著這種消息！傳聞還是目睹？」周巡檢指著更夫說道：「是他來報告，昨夜在驛館後面巡更，被一把風匪徒踢倒，把他四肢捆住，擲在草地上，隔不多時，瞧見三個盜匪，越牆而出，背上馱著一人，面貌雖然瞧不清楚，模樣兒好似巡撫大人，瞧他們向北而去；他苦於手足縛住，不能追趕，直到天明，打雜的經過，才將他解放，他就來署報告。」廷玉即向更夫詳細盤詰了一回，哭喪著臉說道：「這必是匪類挾仇擄去的，前天在大道上遇見一人，疾行如飛，掠車而過，那人必與此事有關，只恨不曾看清面貌，現在怎樣著手找尋呢？」呂仁接口道：「山東本為響馬出沒之區，擄人也是馬賊的慣技，大人歷來治盜嚴厲，不免與綠林結仇，故下此辣手，咱們唯有趕往馬賊寨中去找尋。」周巡檢接口道：「山東響馬共有二十幾幫，若非和他們是舊識，非但探不到端倪，並且不得入門；此間兗州府裡，有個鼎鼎大名的捕快都頭名叫金順全，當了三四十年公役，破獲過許多疑難巨案，今年已有七十多歲，雖然早已退卯，山東省內出了尷尬案子，倘有人誠意委托他去辦，還肯出馬相助。欲訪大人下落，非此人不可。」廷玉說道：「既有這個名捕，那是再好也沒有。事不宜遲，兄弟與老哥同去相訪，他如肯答應，那就好辦了！」周巡檢答道：「咱與他雖然見過幾面，只恐人微言輕，不生效力。」廷玉說道：「姑往一試，若是不答應，再作計較。」接著吩咐帶馬，一面命四旗牌分頭報案及找尋。

李廷玉與周巡檢走出驛館，各自扳鞍上馬，取道向滋陽而來。馬上加鞭，直到金家門前，扣住馬匹，係在樹上，一起移步入門，正遇順全自內走出。周巡檢含笑招呼道：「老都頭久違了！」順全笑答道：「周老爺難得貴人臨賤地，請裡邊寬坐罷！」說著同到客室中。周巡檢就替廷玉介紹，與順全相見。

廷玉見他生就五短形，赤糖色臉膛，雙目炯炯有神，雖然鬚髮皆白，老當益壯，精神抖擻。當下分賓主坐定，順全問道：「兩位老爺光顧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周巡檢就把林公失蹤情形，細說一遍，末了說道：「林大人是皇上倚重的大員，倘有意外，誰人擔得起這天大的干係？關係甚大，所以專程前來，懇請老都頭親自出馬幫忙，若然尋得林大人下落，感激你的人，也不止我們兩個，還望勿卻為幸！」廷玉亦然拱手懇請。順全皺眉沉吟了一會道：「這件疑難案子，簡直無從著手，要知盜亦有道，斷不敢擄劫現任封疆大員的；照我看來，此案必是仇人下的辣手，不能與馬賊擄人作一例看待，小人就算肯為出力，也無從探訪，二位還是另請能人，免得耽誤大事。」廷玉說道：「素仰老人家是熱心辦事的名捕，還望勉為其難，向綠林探訪，能夠訪得些線索最好，探不到端倪，也並不一定要責成在你身上。」周巡檢也竭力慫恿。順全情不可卻，只得應允下來，約定次日到驛館中相見。周、李二人興辭而出，順道往各處找尋，直到傍晚回轉，四旗牌已在驛館中等候。廷玉問他們有無消息，皆稱沒有。廷玉弄得束手無策，坐臥不安。

次日，該管府縣都到驛館中探問。廷玉以實見告，府縣也都惶急萬分，懊喪作別而去。廷玉惟有巴巴的望順全來回覆，得到些好消息。直到傍晚，順全急匆匆走到驛館中，廷玉見面就問道：「有無線索？」順全答道：「線索雖然探得，然仍舊無從著手。」廷玉說道：「既有線索，不怕無從著手，可以向魯撫轅門調集撫標兵援救的。快請說明明白。」順全道：「咱往幾幫響馬首領處探訪，不得要領，直待到抱犢峪，見了劉四癩子，詰問他林大人在他汛地上失蹤，他不能脫卸干係，究竟哪個半弔子弄出這種驚天動地的案子呢？他才將始末見告，卻並非綠林中人乾下的，此案難辦，也就在此一點。」廷玉急得頓足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你總得將情形說明，大家商酌辦理，才是正理；專是這般吞吞吐吐的，於事何濟呢？」順全到此才將探得的情形說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